法苑珠林卷第十

千佛篇第五之三

納妃部第九 此別六部

述意部 嫌謗部

灌帶部 胎難部

求婚部 神異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趙 十三張

述意部第一

夫法身無形隨應而現機緣萬途故
化迹非一或辭欲而受道或處塵而
現權若不示其納妃恐識謗非人種
辭示五欲之境不改一心之志故登
王城之四門覩老病死之八苦乃自嗟
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
於斯矣故維摩經曰先以欲鉤牽後
令入佛道也

灌帶部第二

依因果經云太子年大父王勅下餘
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普可來
集立爲太子勅既至已諸國王及群
臣等至時並皆雲集看立太子放大
鴻恩

長安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玄流
業高清素精誠苦行畢命修身早得

從師五十餘年栖遑問道志在住持
但一事可觀貫成三寶絹緞儀範百
有餘卷結集高軌屬有浮旨粤以大
唐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在京師城
南清官故淨業寺逐靜修道年至桑
揄氣力將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
以往緣幽靈顧接病漸瘵降勵力虔
御遂感冥應時有諸天四王臣佐至
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踳足出聲律師
問言是誰答言弟子張瓊律師又問
何處檀越答言弟子是第一叅南
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
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統海陸道俗區
分持祀界別並親受佛教護持善惡
使遺法載隆積殖其功也依經即是
護世四王南方毗留離王之子常加
守衛不徒設也律師又問檀越既不
遺德步故來相看何故門首不入答
云弟子不得師教不敢輒入律師云
願入就座入已禮敬伏坐律師又問
檀越既篤信三寶又受佛屬護持善
來相看何不現形答言弟子報身與
餘人別光色又異驚動衆心共師言

論足得不勞現身律師又問貧道入
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効未知報
命遠近答云律師報欲將盡無煩醫
藥律師又問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
時但知律師不久報盡生第四天彌
勒佛所律師又問同伴是誰答云弟
子第三兄張瑒通敏超悟信重釋宗
撰祇桓圖經百有餘卷列峙天宮無
聞地府律師承此告及踊思尋之請
述用開道俗又有天人韋琨亦是南
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也四天王合
有三十二將斯人為首生知聰慧早
離欲塵清淨梵行修童眞業面受佛
囑弘護在懷周統三洲住持為最云
我云瑕毀憂於四部違物違化大濟
發五乘所以四有佛教互涉頹綱僧
像阽危無非扶衛屢蒙展對曲備嘉
獻歎律師絹敘餘風聖迹住持刪約
撰集於是律師既承靈囑扶疾筆受
隨聞隨錄合成十卷律師憂報將盡
復慮天人將還筆路蒼茫無暇餘事
文字亦復疏略但究聖意不存文式
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決者並問除

緣以啓心或合有二千八百條勸成
十篇一教結集儀式二教天女偈頌三教
佃囑入剎四教付囑衣鉢五教付囑經
像六教付囑佛物七教結集前後第八
九[illegible]十教住持聖迹律師既親封
冥得親受遺誥隨出隨錄目雖不覺
勞苦但恨知之不早本義不同今依
天人所說不違三藏教者即皆編錄
乃從天爾還同佛說始從二月迄至
六月日別來授無時暫闕至初冬十
月三日律師氣力漸微香幡編空天
人聖衆同時發言從兜率天來請律師
律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
道俗百有餘人皆見香華迎往昇空
律師是余同學昇壇之日同師受業
非行殊薰被好集無二若見若聞隨
理隨事掄攝衆記簡略要集編錄條
章並存遺法住持剎益也
爾時有四天王白宣律師如來臨涅
槃時與人天大衆在于香山頂阿耨
達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波將
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
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

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
香山迦葉隨教大衆雲集尒時世尊
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
震動又放眉光徧照大千經于七日
大衆咸疑不知何緣世尊從三昧起
熙怡微笑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
出宮門外有捭闥婆王將領部族奏
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
何所我荅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
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
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
黄金印有二百白銀印有五將付悉
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
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覺天王與
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黄金白玉
造大金剛壇衆寳莊嚴尒時捭闥婆
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
時咸昇金剛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
成就法王位今見釋尊始得菩提亦
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王下七重
青海內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
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白
往取欲灌釋迦頂彼捭闥婆王開瓶

[illegible]
出即踏將瓶取水尒時十方諸佛命
我昇壇我即繞壇三匝從于南面上
西轉而北住于壇中心自敎尼師
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
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
海取寶為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
大藏名為金剛藏用財輪王鍾及
財法王鍾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玉用
嚴上諸佛世世皆用千鍾灌頂之
北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
不用輪王者即感八功德水以灌釋
迦尒時龍王承佛敎已即取金鍾以
授十方諸佛諸佛受已命揵闥婆王
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受已
地為六種震動十方諸來佛各放白
毫光而彼光明中數佛寶功德我從
三昧起亦放眉光共諸佛光合成一寶
蓋徧覆大千界日月星辰大海諸山
及衆生業報蓋中悉現而是寶蓋華
有百億諸佛土諸佛命我起立金壇
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脩
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寶藏諸佛
座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七張　迦

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
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方諸佛又命
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與佛座來至于
金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即依言便却
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感水用灌
我頂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
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淨三昧無量
佛法一時皆現地又大動百億諸魔
皆來降伏十方諸梵王各執天樂奏
佛成道曲而諸樂器中皆放光明說
六波羅蜜時揵闥婆王將前七寶印
來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印我面七處
佛又告我言今印汝七處令具七覺
分最初印面門為揀擇煩惱及諸智
數如是耳目鼻等次第印之又以黃
金印用授十方諸佛諸佛受已即印
我胸三處由獲法印故證得三空智
解了諸佛法次持白銀印又授十方
佛諸佛受已即印我頂及以手足既
得印已證成無漏智具五分法身諸
佛印竟咸舒金色手以摩我頂我得
摩已證百千三昧得千法明門斯等
諸佛法我已又證為諸眾生故示同

輪王相又示希瑞相我頂及手足皆
放五色光明一一光中具百千樓觀
我諸分身佛並在樓觀中皆如我受
印登大法位我自成道來常持此瓶
塔未曾示汝等今時方現又佛告普
賢大士開瓶出寶塔後命出塔已往尊並
世尊起禮塔已塔門自開中有具珠觀其
數十三萬觀別成一印并金疊毗尼
還有十三萬中有五比丘入于滅盡
定佛告文殊汝取我法角黃金為鈕
至彼比丘所吹我出世曲及起深定
曲比丘聞樂音尋從定起問文殊師
利今何佛興世耶答曰此賢劫中第
四釋迦佛比丘又言我是拘留孫佛
僧聞大弟子彼涅槃時令我住此塔
內守護諸印等及至樓至佛方始涅
槃尒時比丘即從座起遙禮世尊問
訊起居已又告文殊彼佛勅我釋迦
臨涅槃時汝於諸印中取二十三印
將付釋迦佛滅度之後所有遺教彼
時衆生垢重耶見不持禁戒諸天龍
神皆不擁護令諸四部無有威德我
留此印與釋迦文佛令大菩薩於後

世中將二十三印徧印遺法印彼四
部無有毀犯若樂讀誦經者印彼人
口無有遺忘若修定人行直心者並
用印之令彼終後見形不壞或有光
明諸惡衆生見如上端皆生欣重心
說是語已塔門還自閉之
求智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漸向長成
至年十九時淨飯王為於太子造三
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涼殿以
擬盛暑者第三中殿用擬春秋於後園
廣造池臺栽蒔華菓衆人作業隨時
侍衛不可具陳淨飯王復憶太子初
生之時相師私陀記為輪王復記成
王復記成道作何方便令不出家得
紹王位釋族報王今當遠為太子別
造宮室令諸婇女娛樂是則太子不
捨出家而說偈言
阿私陀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觀三殿
望使不出家
王復語釋種言汝等當觀誰女堪與
太子為妃爾時五百釋種各各唱言
我女堪為作妃王復籌量忽取他女

說不稱可則成違負善語太子終不
可道復更思惟可以雜寶作無憂器
特與太子令施諸女密使觀察看太
子眼目瞻矚在誰即娉作妃王即宣遣
毗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七日來
我太子欲見諸釋女施與一切雜寶
種種玩弄無憂之器尒時一切諸女
莊嚴其身來集宮門欲見太子以太子
威德大故不敢正看但取寶器各各
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已最後一女
波私䏙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其女
名為耶輸陀羅前後侍從圍繞而來
遙見太子駭睋注睛徐舉雅步瞻覲
直盼目不斜窺漸進前趍來迎太子
如舊相識曾無愧顏即白太子可與
我寶太子報言汝來既遲皆悉施盡
女復白言我有何過汝今欺我不與
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不及
是時太子指邊有一所著印環價直百
千從指脫與耶輸白言我於汝邊可
止直尒許物耶太子報言我之所著
自餘瓔珞任意所取女復白言我今
豈可剝脫太子止可莊嚴太子作此

語已心不歡喜即迴還去
尒時世尊成佛已後尊者優陀夷論
白佛言云何如來將身一切無價瓔
珞脫持施與耶輸陁羅不能令彼
喜佛告優陁夷言至心諦聽我當說
之優陁夷言願為我說尒時佛告優
陁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羅
國內波羅奈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
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僁父王
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寺中
共婦相隨居停而住食粮罄盡王子
遊獵殺捕諸虫以用活命所獵之處見
一黿龜虫趂而殺之即剝其皮內水中
煑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
其婦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
婦即便取水婦去已後王子飢急不
能忍耐即食黿肉一切悉盡不留片
殘時王子婦取水迴還問其夫言此
中黿肉今在何處王子報言黿忽然
還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忽如是
黿肉已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懷
思念必是我夫飢急食盡誑我言是
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後數年其父命

終時諸大臣即迎王子灌頂為王既 決冤集卷第十　第十二張　趙
作王已所得眾寶皆悉與妃其妃不
悅王語妃言何故顏不悅其夫人即
說偈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游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鼉已　剝皮炙欲熟　遣我取水來
食肉不留我　而誑我言走
佛告優陀夷此汝當知爾時王者我
身是也其王后者今耶輸是也我於
爾時少許犯觸猶今不喜又佛本行
經云爾時大臣摩訶那摩見於太子
一切技藝勝妙智能最為上首而作
是言唯願太子受我懺悔我於先時
謂言太子不解多種技藝今我心疑
不嫁女與我今已知願受我女用以
為妃爾時太子占良吉日及吉宿時
稱自家資而辦具禮持大王勢將大
王威而用迎納耶輸陀羅以諸瓔珞
莊嚴其身又復共五百婇女相隨而
往迎取入宮共相娛樂受五欲樂是
故說偈言
耶輸陀羅大臣女　名聞蓋國遠近知
占卜吉日取為妃　迎將來入宮殿內

太子共其受欲樂　歡娛縱逸不知猒
猶如天王憍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戲
尒時世尊於後最初得成道已時優
陁夷即白佛言未審世尊往昔之時
與瞿多彌釋種之女有何因緣乃能
令彼捨諸童子直取如來用以為夫
而心娛樂云何而得尒時佛告優陁
夷言汝優陁夷至心諦聽其瞿多彌
釋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
於我乃往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不用
彼等諸釋童子取我為夫我念往昔
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量無邊諸獸
馳遊各各相隨任其所食時彼獸中
有一牸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
類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為於無邊
諸獸求覓欲取為對各各皆言汝屬
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
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牸虎自選
取誰即為作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
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牸虎而說
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為清淨
是故端正賢牸虎　應當取我以為夫

是時將虎向彼牛王說偈答言

汝頸解領甚高大　此堪駕車及挽犁
云何將此醜身形　忽欲爲我作夫主

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將虎而說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時將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見聞師子王　膽讋驚怖馳奔走
遺失屎尿狼藉去　云何堪得爲我夫

尒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將虎而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爲我作於婦

時彼將虎向師子王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甚豐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尒時佛告優陁夷言汝優陁夷應當攝解彼時師子諸獸王者即我身是時

彼時彼處者今瞿多彌釋女是也時彼
諸獸現今五百釋童子是當於彼時
其瞿多彌已嫌諸獸意不願樂聞我
說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捨諸釋種
五百童子既嫌薄已取我為夫又因
果經云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
而共議言為訪索婚有一釋種婆羅
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陁
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
禮備舉有如是德故索為妃太子雖
納為妃然常與妃行住坐臥未曾有
世俗之意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
諸方士釋種長者啓王若太子作佛
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王女宜與太
子為妃以權方便令嘗試之使上工
亞玄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
吾所流龍應躬可王告左右梵志入
迦夷衛國徧聽周行觀一王女淨猶
蓮華類王女寶是執杖釋種女名
俱夷見太子奇異于術以女俱夷為
菩薩妃又年十七王為納妃簡選數
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
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雖納

法苑珠林卷第十 [illegible] 趙 [illegible]

為妃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
太子曰汝却女人有汙垢必汙此穢
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
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汝當生男
遂以有娠又五夢經云太子有三妃
第一妃姓瞿曇氏是舍夷長者女長
者名水光其婦名餘明婦居近邊城
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內
皆明因立字之瞿夷(此云明女)即是太子
第一妃也第二妃生羅云名耶檀亦
名耶輸其父名移施長者([illegible])
([illegible])第三妃名鹿野其
父名釋長者太子以三妃故白淨王為
立三時殿(依西方一年立為三時[illegible] 別立殿用四月為一時[illegible])
立殿別有二萬婇女以娛樂太子太子
不出家時身作轉輪王別名遮迦越
王(此云飛行皇帝)

難議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毗
耶是王女不孕二名耶輸陀羅菩薩
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
汙辱我門擇種欲以火坑焚燒母子

耶輸自根無事並大誓言我若耶行 [illegible]
其腹内兒願母子隨火消化耶輸發
此願已即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
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知實不虛後
生見似菩薩身父王大喜作百味歡
喜丸奉佛佛變五百比丘皆如佛身
羅睺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又大
善權經云疑菩薩非男是黃門故納
瞿夷釋氏之女羅雲於天變沒化生
一不由父母合會而有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摩訶波闍波提
共彼釋女耶輸陀羅將羅睺羅廣辦
供具齎持雜物詣彼神所其神名曰
盧提羅迦從神作名其苑亦名盧提
羅迦於彼苑中菩薩往昔在家之日
常於彼苑按摩游戲彼苑之內有一
大石菩薩往日於上坐起耶輸陀羅
釋種之女當於尒時將羅睺羅臥
息彼石於後提石擲著水中發立誓
言我今要誓如實不虛唯除太子更
無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兒實是太
子體胤之息是不虛者今此大石在
於水上浮游不沒時彼大石如彼心

安誓在於水上[illegible]逐即浮泛[illegible]如芭[illegible]蕉[illegible]葉
浮於水上不沉不沒亦復如是於時
大衆見聞此已生希有心諠譁嘯調
踊躍無已嗷咲跳躑歌儛作唱旋袥
儛袖又作種種音聲伎樂爲羅睺
羅作其生日耶輸陁羅生息之時是
羅睺羅阿脩羅王捉食其月於剎那
須暫捉還放是故立名羅睺羅可喜
端正諸人見者莫不歡悅膚體黃白
如真金色然其頭項猶如織蓋其鼻
高隆猶如鸚鵡兩臂脩臑下垂過膝
一切肢節無有缺減諸根具足莫不
充備

胎葬部第五

如佛本行經云其羅睺羅如來出家
六年已後始出母胎如來還其父家
之日其羅睺羅年始六歲問曰何故
羅睺處在母胎六年不出答曰羅睺
往昔爲王將彼仙人入苑六日不出故
在母胎止住六歲大意同前問何故
其母耶輸六年懷胎荅故本行經云
佛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無量世
有一群牛在於放所其牛主妻自將

一女往至牛群牽取乳酪所將二器
並皆盈滿其器大者遣女而負其器
小者身自擔提至其中路語其女言
汝速疾行此間路嶮有大怖畏尒時
彼女語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
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三語汝速疾
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尒時彼女而
作是念云何遣負最重器更復催促
遣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
母言母可具兼將此乳器我今暫欲
大小便耳而彼母取此大器負擔行
已其女於後徐徐後行尒時彼母兼
負重擔遂即行至六拘盧舍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
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負重行六
拘盧舍者莫作異見耶輸陁羅釋女
是也既於彼時遣母負重其道路六
拘盧舍由彼業障在於生死煩惱之
內受無量苦以彼殘業今於此生懷
胎六歲（亦有經說羅睺羅由過去塞鼠孔[illegible]鼠六日不出故[illegible]）

神異部第六

如觀佛三昧論云時耶輸陁羅及五
百侍女咸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諸奇

時唯有一事於我有疑婇女身中有
一女子名修曼那即白妃言太子是
神人也奉事歷年一不見其根況有世
事復有一女名曰淨意白言大家我
事太子經十八年未見太子有便利
患況復諸餘爾時諸女各各異說皆
謂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晝寢皆聞諸
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爾時太子於
其根處出白蓮華其色紅白上下二
三華相連諸女見已復相謂言如此
神人今有蓮華相此人云何心有染著
作是語已一不能言是時蓮華中忽有
身根如童子形諸女見已更相謂言
太子今者現奇特事忽有身根如丈
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此相時
羅睺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
劫貝二華上乃有無數大身菩薩
手執白華圍繞身根現已還沒如前
日輪此名菩薩陰馬藏相爾時復有
諸婇女等皆言瞿曇是無根人佛聞
此語如馬王法漸漸出現初出之時猶
如八歲童子身根漸漸長大如少年
形諸女見已皆悉歡喜時漸長大如

[illegible]卷第十 第十張 趙 [illegible]

蓮華幢一一層間有百億蓮華一一
蓮華有百億寶色一一色中有百億
化佛一一化佛有百億菩薩無量大
衆以爲侍者時諸化佛異口同音
諸女人惡欲過患而說偈言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於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時諸女人聞此語已心懷慚愧舉聲
躃地舉手拍頭而作是言嗚呼惡欲
乃令諸佛說如此事我等懷惡心著
穢欲不知爲患乃令佛聞訶厭欲惡
各厭女身四千女等皆發菩提二千
女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二千女人
於未來世得辟支道
佛告阿難我初成道在熙連河側有
五尼揵共領七百五十弟子自稱得
道來至我所以其身根繞身七匝來
至我所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
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我今神通過
沙門百千萬億今時世尊告諸尼揵
汝等不知如來身今若欲見者隨意
觀之如來積劫修行梵行在家之時
都無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斷報猶如

曾爲隱顯無常今當爲汝小現身
分今時世尊從空而下即於地上化
作四水如四大海四海之中有須彌
山佛在須彌山正身仰臥放金色光
其光晃曜照諸天身徐出寶藏山
七匝如金蓮華華相次上至梵世
從佛身出一億那由他雜寶蓮華猶
如華幢覆寶藏此蓮華一億有十
億層層有百千無量化佛一一化佛
百億菩薩無數比丘以爲侍者化佛
放光照十方界尼揵見已大驚心伏
佛光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不
醜惡猶如蓮華我今頂禮佛功德海
求佛出家皆得道果
厭苦部第十
述意部　厭欲部
觀田部　訶欲部
出胎部
述意部第一
詳夫三有區分四生亘陸共游火宅
俱淪欲海蠢蠢懷生喁喁動類所以
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
道彼戲童歸茲勝地悲憐俗網慈依
出離是以觀妓女之似横屍悟宮闈之

如敗塚嗟生老之病苦慕出世之常
樂故捨國城而高蹈逮降魔而成道
也

觀田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其淨飯王共多釋種
并將太子出外野游觀看田種時彼
地內所有作人赤體辛勤而事耕墾
飛鳥共相殘害即復唱言嗚呼嗚呼
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
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
得離云何不求捨是諸苦時淨飯王
觀田作已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
太子安庠矚盻處處經行欲求寂靜
忽見一處有閻浮樹蓊鬱扶疎人所
樂見見已即語左右汝等諸人各遠離
我我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
令散已漸至樹下即於草上結跏趺
坐諦心思惟衆生有生老病死種種
諸苦發起慈悲即得定心離於諸欲
棄捨一切諸不善法欲界漏盡即得
初禪一切諸天帝釋等見太子在樹
蔭坐飛來到太子所禮敬說偈讚已還
去時淨飯王須臾之間不見太子心

問卽生不喜不樂而問人言我之太
子今在何處忽然不見是時諸臣東
西南北奔播馳走尋覓太子莫知所
在時一大臣遙見太子在彼閻浮樹
蔭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
移唯閻浮蔭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
太子有是希奇難思議事卽大歡喜
踊躍不能自勝急疾奔馳走詣王所
至已長跪依所見事卽說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於　閻浮樹陰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曜如日山
此處豈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自觀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如大梵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徧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卽詣閻浮樹所遙見
太子在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
燃山頂頭大聚火光出猛明焰威德
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閒忽出明月
亦如暗室然大淨燈時王見已生大
希有奇特之心徧體顫悼身毛皆豎
卽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踊躍而作
是言善哉善哉太子大有威德說

偈讚言

如夜大火聚山頂　似秋明月散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　不覺毛張身顫慄

時淨飯王說偈讚已　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頂禮千輻勝妙足
從生已來至今日　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轝挾輦歸小兒隨從大王啾喞戲笑有一大臣咄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唱嗷時小兒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適爾時大臣即以偈誦答彼一切諸小兒言曰

日光雖極熱猛熾　不能逼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尊光　威德世間無有匹
思惟端坐於樹下　不動不搖如須彌
悉達太子內深心　樂此樹陰當不捨

佛本行經云菩薩向白淨王說偈言

譬如金屋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雜和
如滿池華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出游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觀看好惡發厭心故漸教捨離爾時太子聞是聲已即喚

馭者奇達嚴飾好車今欲向園觀看時
淨飯王知太子欲出勅宣令迦毗羅
城一切內外悉遣灑掃清淨安雜香
華男女之者而莊嚴之或有老病死
亡六根不具者悉令驅逐是時馭者
裝飾車乘駕善調馬悉嚴備已白太
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訖爾時太子
從東門引道而出欲向園看是時作
瓶天子於街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
作一老瘠人太子見已即問馭者此
是何人身體皺被肉少皮寬眼赤淚
流極大醜陋獨不部惡不似餘人即
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驚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為生來然為老至

爾時馭者即為太子而說偈言

此時名為大苦惱　劫殺美色及歡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肢節舉動不隨意

爾時太子問馭者言此人為是獨一
家法如是為當一切悉皆如斯馭者
報言非獨一家如斯一切世間皆有
此法貴賤雖殊皆未過老太子言若
我不離是老宜速還宮老法未過

光明本第十　第十七張　道

何縱逸時淨飯王問馭者具答如前
王言希有此之形相恐太子出家更增
五欲太子厭捨五欲唯作老苦之觀
後於異時爾王從城南門出欲向園觀
王勅道路嚴淨倍加於先爾時作瓶
天子即於太子前化作一病人連骸
困苦命在須臾臥糞穢中宛轉呻吟
不能起舉唱言叩頭乞扶我坐太子
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腹肚極大
猶如大釜喘息之時身徧顫慄悲切骸
是不忍見問馭者以是因緣而說偈
言

太子問於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馭者奉報於太子　四大不調故病生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西門出觀看園
林時作瓶天子於太子前化作一死
屍舁牀上衆人與行無量姻親圍繞
哭泣搥胸拍頭聲嫁如雨大聲號慟
哽咽難聞太子見之心懷惨惻問馭
者言此是何人舁行衆哭說偈問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問善馭者此是誰
臥於牀上四人舁　諸親圍遶號嗁哭

馭者向太子而說偈言

已捨心意等諸根　屍骸無識如木石
諸親號哭圍繞　恩愛於此長別離
太子復問我亦有此死法不以偈報
言
一切衆生此盡業　天人貴賤平等均
雖處善惡諸世間　無常至時無有異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北出尒時作瓶
天子以神通力去車不遠於太子前
化作一人剃除鬚髮著僧伽梨偏袒
右肩手執錫杖左掌擎鉢在路而行
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在於
我前威儀整肅行步徐庠直視一尋
不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人剃髮
剪鬚衣色純赤不同白衣鉢色紺光
猶如石黛馭者白太子言此名出家
之人常行善法遠離非法善調諸根
善與無畏於諸衆生慈悲不行殺害
護念衆生太子聞已問馭者言汝今
將車向彼出家人邊馭者承命即引
太子向出家人所太子詣問汝是何
人以偈報言
親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為　諦觀真如乞食活
尒時太子為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
向彼出家人所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
匝圍繞還上車坐即勅馭者迴還宮
中是時宮內有一婦人名曰鹿女遙
見太子歸來入宮因於欲心而說偈
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中婇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父大善權因果經等尒時太子年漸
長大出家時至故辭父王出四城門
游觀前三所遂生厭唯欣第四出家
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
日後得轉輪聖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
至各以所知白王加守修四門各千人
周匝城外一踰闍那內羅置人眾而防
護之東門老頌曰
蓋雄城易枪　危藤獲將齧一鼠柯已微
當年信長訣　已同白駒去　復向綺華繳
斯吝一旦罷　孤燈徙自設
南門病頌曰
伏枕愛危光　病經生易折　無因空岸草

虛返芝山穴 消渴勝腸腑 寒灰頓般節

如何促齡內 憂苦無暫鈌

西門死頌曰

緩心雖殊用 滅景寧優劣 一隨業風盡

終歸虛妄設 五陰識爲假 六趣寧有截

零落竟同歸 憂思空相結

北門僧頌曰

俗幻生影空 憂繞心塵矑 於茲排四纏

去來求三涅 下學背留心 方從窈冥別

已悲境相空 復作泄空滅

厭欲部第四

如佛本行經云 尒時太子聞此偈頌

徧體顫慄 淚下如雨 愛樂涅槃之樂

清淨諸根 唯求出世 不樂處俗 王共

智臣宮人婇女種種幻惑太子 時優陁

夷國師之子 侍衛太子 教諸婦人 幻

惑之術 而說偈言

汝等婇女輩 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

善示汝境界 假使離欲人 眞正諸仙等

得見於汝者 必應生欲心 況復此太子

觀汝等娛樂 不能行五欲 終無有是處

愛著之情欲 能爲本婦人之體 唯以

丈夫敬重爲歡心 不愛著榮華是難

而說偈言

婦人毀是樂 歎爲樂最上 無敬唯有色
如樹無有華
爾時太子說偈報言
世樂雖快樂 有生老病死 此四種若無
我心誰不樂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樂心 甚爲獸無異
爾時太子共國師子優陀夷等往復
來去言論之時日遂至夏太子既見
日光沒已便入宮中其諸婇女行於
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繞而住
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便覺
有娠太子後於異時於此五欲極生
厭離一向求出家而說偈言
世間不淨衆惑邪 無過婦人之體性
衣服瓔珞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欲貪
有人能作如是觀 如幻如夢非是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必得解脫功德身
又瑞應經云太子年至十四啓王出
遊因果經云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
聰明智慧王令與太子爲友使可說
之勿使出家其後王勅至太子所而
作是言王勅令與太子爲友朋友之

法其愛有三一者有過失輙相誅戮
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
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苦
吉出諸王悉愛五欲後方出家太子
云何而頻棄捨大子荅曰此諸王等
悉不免苦故吾不同耳

出家部第十一 此有十部

述意部 辭俗部 剃髮部
具服部 使還部 諫子部
差待部 佛髮部 時節部
會同部

述意部第一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
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造業
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蕩
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教慇懃宅之
既焚傷欲流之永騖誑自淨之宮闕
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盡後之悲且
出彼四門厭浮雲之易滅自覺人世
還忽若此於是天王捧白馬而踰城
命使持寶冠而詣闕脫屣奇寺並於
斯矣雖復秦世黨閒叟周時子晉許由
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

去俗何其義哉致使慕其德者斷惡
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己而修善毀形
以成其志故弃鬚髮之美容變俗以
合其道故去輪王之華服雖形闕奉
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
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
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
凡之類樹聖教故為捐懲惡則遷者
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所以祇林始抽
簪之地禪河起菩行之迹洗金軀之
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
施草蓐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
靡卷大覺道成也

離俗部第二

如因果經云爾時太子心自念我年
已至十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
方出思惟出家今正是時作此念已
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淨居天
宮不令人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
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到即便來下
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
劫來所修行願今正成熟太子答言
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

宮人嚴兵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
[illegible]
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從無
知者即以神力令諸宮屬悉皆困臥
那輸陀羅眠臥之中得三大夢一者
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
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
白太子已具述三夢太子言月猶在
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
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又語太
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
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聞
已遂眠又普曜經云於時菩薩夜觀
妓女百節空中音如芭蕉九孔不淨
無一可樂明星適現即勅車匿起被
揵陟適宣此語時四天王與無數閱
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
薩曰城中男女皆疲極孔雀衆鳥亦
疲極寐又本起經云諸天皆言太子
當去恐作留難悉共遮此大火之衆
尒時太子思如是已至夜後夜淨居
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
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臥今
者正是出家之時尒時太子即自往

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
之言汝可為我牽揵陟來尒時車匿
聞此語已舉身顫怖心懷猶豫一者
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嚴峻
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
又今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
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
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
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賊故汝今不
應違我此意尒時車匿舉聲號泣欲
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
子當去以天神力皆臥如故車匿即
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
以揵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
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
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揵陟不復噴鳴
尒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
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
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
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天即便令
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
悲門閫下闔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
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

乘虛空諸天歌詠隨從至於天曉所
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
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
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
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
已畢又語車匿唯汝一人獨能隨我
甚爲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
可與揵陟俱還宮也車匿聞此語已
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自勝於是
揵陟既聞被還屈膝舐足淚落如雨
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
答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
吾今爲欲滅諸苦使故來至此衆苦斷
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又
佛本行經云尒時護世四天王及天
帝釋知太子出家時至各隨其方辦
具莊飾各領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
後道從作諸音樂從四方來三匝圍
繞迦毗羅城各合十指掌低頭曲躬
面向太子側塞虛空復見鬼星與
月合時尒時諸天唱大聲言大聖太
子鬼宿已合今時至矣欲求勝法莫
住於此太子聞已觀諸婇女穢汙不

淨睡眠不覺以手拔髮令寤又以脚
蹋彼婇女身不覺不知[illegible]
太子旣出城外師子吼言要誓證彼
眞如菩提然後還來入此教化而彼
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陁樹神以偈語
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　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斯物類須斷絶　渡水宜令達彼岸
言語一竟不得虛　作怨亦訖莫復喜
尒時太子以偈報彼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　海水能使其枯竭
天公虛空崩落地　我吐言語終不虛
太子脫頭寶冠與車匿報大王而說
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尒時車匿聞此語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誓語
人誰不心酸楚毒　況我愛戀同日生
尒時太子卽說偈報車匿曰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皮節筋脈皮
一切磨滅盡消亡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度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尒還相見
是時車匿舉聲大哭白太子言此馬
雖是畜生猶尚慈悲垂淚而泣跼跪
出舌舐太子二足況復眷屬當見何
殃尒時太子以手摩馬王揵陟而有偈
言
太子以右羅網指　萬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軟清淨手　用摩馬王揵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揵陟
莫過悲嘶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今別畜教甚深法　報荅於彼終不虛

剔髮部第三

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從車匿邊索
取摩尼雜飾莊嚴七寶靶刀自以右
手執刀從鞘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
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手自持刹
刀割取以右手擎擲置空中時天帝
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髻不
令墮以天妙衣受接取尒時諸天以
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尒時淨
居諸天大衆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
一華鬘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十化

作一淨髮人執剃剃刀而立太子語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十九張　道奐
淨髮師汝能為我淨髮以不其淨髮
師報太子言甚能即以利刀剃頭時
天帝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
毛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將
向三十三天而供養菩薩髮髻冠即
至今不斷
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天人荅律師
曰如來初成道至十二年中於祇
桓精舍時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十
方百億國土諸佛皆悉雲集於大千
界中菩薩聲聞八部龍神亦集祇桓
尒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見大
梵天王請佛轉法輪今欲洗佛身伏
願聽許佛便聽許即時七寶行宮及
以香湯水等欲洗佛身佛告阿難汝
往菩提樹金剛座西塔取我七寶剃
刀并浴金剛盆我欲鬄髮阿難依命
取來至世尊所佛受刀已普告大衆
自我成道已來未曾為汝等說此刀
因緣汝今諦聽我初踰城出時去家
王宮可六十里車匿白我言我今少
疲願小停息我聞即停於止息處有

一大龍池周匝四十里池多五色蓮
華四面華樹令人愛樂我至池水取
水洗面忽有二年少來至我所問言
何所我答為求菩提彼年少言我是
此池龍王自有苦惱韋陁典記此賢
劫中有千佛出我作龍身經于十大
劫數見世尊成道及入涅槃至拘留
孫佛入涅槃時將一黃金剛盒函中
有剃刀自從賢劫三佛已來剃刀及
金盒遞相分付今欲請仁者入宮誠
諸微襟未審許不我即隨往至宮受
供并將七寶刀以奉上我龍即語我
常持此刀要于右膝上此刀放光遍
汝身上化成千万丈從刀光現作一
帳以覆汝身禁此刀帳上有百千力
士各執其刀外有所擬魔見驚怖不
近惡心待汝成道時欲驅驅我將
金剛盒自來至汝所我初成道時入
河洗浴彼龍持盒至我邊佛坐覺王
汝取寶刀上昇梵宮并告地神堅牢
等從金剛際造金剛臺高七千由旬
令始來坐上又告婆竭龍王汝可化

身爲八萬四千黃金龍像頭周七寶
成身以黃金作之從須彌山下八功
德水來灌世尊頂又告天魔汝洗世
尊髮命釋提桓因汝執金剛盆以承
世尊髮化樂天王化作白銀蓋蔭覆
如來頂十方諸佛普來我所各坐金
剛臺又執七寶刀十方諸佛以金色手
各摩我頂得摩頂已得百千三昧諸
來世尊告梵天王汝可取刀剃如來
髮時大梵天王執刀欲剃遂不見如
來頂上尋有頂亦不見頂佛告梵王
我見過去諸佛皆自剃髮一切凡聖
無能見我頂者我自剃髮已鬚髮皆
盡唯有二鬚雖剃不落剃已入河洗
浴時諸梵釋龍王等競來爭取我髮
佛告大衆可付梵釋魔龍等各與少
許鬚髮復將鬚髮付淨飯王十方諸
佛復告我言此梵天王是汝大檀越
主汝可爲現頂相令彼執刀重剃鬚
髮我聞此語便爲現頂相我持此刀
授與梵王大地爲之六種震動刀放
大光照百億佛土我雖現頂還上至
色界頂尒時梵王便昇有頂始剃我

毁後斫我兩髮髮落已便放大光下
至閻浮化成二層塔高至有頂其眾
共康我成佛來此塔最先十方諸佛
一時告我言將此二髮塔付與梵王
令彼守護使地神堅牢造小金剛
塔用盛剃刀及此金盆我見過去諸
佛初登正覺皆最初度五人皆報此
善方手斫彼髮雖用刀斫然刀不至
髮及唱善來已髮髮自落世尊今既
成道可執此刀往鹿苑中如過去諸
佛度五人我從彼言即至鹿苑我斫
五拘隣從此已後皆命善來兼後為
諸後皆須善提受從戒壇出光照百
億諸佛及我分身佛皆集戒壇須善
提奉命集已如來從講堂手執剃刀
阿難執金盆與人天大眾至戒壇
繞三匝已從北面昇壇告大梵天王
汝施五盂及天金鐵我造剃刀又告
堅牢神汝施我金剛我欲造小塔用
盛此剃刀又告娑竭龍王汝之龍王
最所可為我造寶函諸天人等依
言奉施如來神力迮于一食頃三種
皆成其所造剃刀得八萬四千具以

內函中安金剛塔中又告十方佛各
施刀塔刀塔其數八十億皆付文殊
普賢我涅槃後取諸施塔徧大千界
八十億大國一國別置一塔諸閻浮
提具八万四千塵勞門者皆望得脫
令得出家度脫生死種種利益不可
具述佛告文殊過是年已汝持我刀
塔至震旦清涼山金剛窟中安置佛
告阿難汝往父王宮所取我髮來付
帝釋阿難依命付已佛告帝釋汝將
我髮欲造幾塔帝釋白佛言我隨如
來髮一螺髮造一塔佛告龍王令造
碼碯瓶黃金函將付帝釋用盛螺髮
尒時帝釋使天工匠經三七日方可
得成如來以神力故如一食頃髮塔
皆成大數有二十六萬佛告天帝汝
留三百塔於天上守護自餘諸塔我
涅槃後將髮塔八萬四千付文殊師
利於閻浮提如上諸國我法行處流
通利益又佛告阿難曰汝往父王所
取我髮來合六十四莖其二莖者
已施梵王餘並將來我欲造塔阿難
依命取付世尊佛告諸羅剎我施汝

二驗當造七寶函及造栴檀塔盛驗
供養以驗威力令汝得諸飲食羅刹白佛
言大恩神驗令造寶塔未審高幾許佛告羅
刹可高四十由旬自餘六十驗亦隨
造函塔可高三丈許諸羅刹等依命
造塔塔大歡喜又告諸羅刹汝好守
護勿使外道惡人魔鬼毒龍妄毀我
塔此塔是汝命根以護塔故飲食常
豐此塔年別三度放光照汝身以光
威力常雨粳粮石蜜菓藥等所須皆
足若懷惡心光便不現飲食自消汝
若見此惡相當率諸羅刹來至塔所
深自悔責塔還放光飲食還足此之
驗塔世尊涅槃時六十驗塔付彼無
言菩薩令守護勿令惡王損壞於閻
浮提六十大國內有文字處一國置
一塔令地神堅守用金剛造塔高三
丈許用威驗函於前六十國內選取
名山鑿金石爲龕龕內龕中龕門牢封
無令後惡國王開損不得久住也

具服部第四

佛本行經云尒時太子旣剃髮已淨
居天復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

色之衣手執弓箭見已語言汝能與　……卷第十　第三十張　湖
我此之袈裟衣不我與汝迦尸衣價
直百千億金復為種種栴檀香等之
所熏修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君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意施我　莫惜共我傳天衣

尒時獵師報言善哉今實不惜時淨
居天所化之衣從菩薩取迦尸微妙
衣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為
欲供養彼妙衣故菩薩見已生大歡
喜尒時菩薩剃髮身得袈裟已形容
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
我今始名真出家也

使還部第五

佛本行經云於是車匿及馬王悲淚而
別太子因說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揵陟
以普遍切失威儀　迴還八日乃到宮

車匿及馬既到城已所見城空曠雨
淚而入其馬揵陟在宮門外欲入門
觀瞻太子坐臥之處不見太子淚下
如流一切人民眷屬唯見車匿及馬
向宮各舉兩手噭喚大哭流淚滿面

而說偈言

彼等婇女心苦切　渴仰欲見太子還
忽覩車匿馬空廻　涙下滿面數喚哭
解絶瓔珞妙衣服　散披頭髮身瘦羸
各舉兩手舞孝望　啼號不眠徹天曉

尒時宮內眷屬懊惱不可具述時大妃耶輸向車匿說如我無夫之婦已見自至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單獨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身迷悶倒地無所醒覺而說偈言

王聞菩薩誓願重　及見車匿揵陟還
忽然迷悶自撲身　猶如帝釋喜幢折

時王醒已而說偈言

揵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迴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又普曜經云於是菩薩適出城門迦維羅衛一切群衆知太子去共談而喜俱夷明日從寤起已遍閙衆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不見菩薩及馬車

匿王心悶絕自投於地擧聲搥胸永
絕我望何所依怙俱共從林宛轉在
地自拔頭髮斷身寶瓔何以痛哉是
我道師依怙如天而棄我去用復活
爲恩愛未久便復別離淚下如雨不
能自勝不見菩薩無不懷感國中樹
木華時萎落無諸華實諸淸淨地悉
生塵垢其王聞之與群臣眷屬圍繞
行至園觀亦懷悲苦瞿夷心望菩薩
當還車匿言菩薩啓王及舍夷得佛
道已乃還相見王親寶衣車匿白馬
而獨來還不見太子自投擗地嗚呼
阿子明曉經典衆奇異術無不博達
今爲所至棄國萬民車匿說之我子
菩薩爲何所遊誰爲開門其諸天人
供養云何車匿白曰唯王聽之我在
常處寢候臥寐城門已開於時菩薩
告我被馬城中萬民皆眠不聞天帝
開門四天王告勅四神捧其馬足諸
百千天帝釋梵以侍送之嚴治道路
演大光明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
俱作踊在虛空諸天圍繞以侍送之
去是擿達脫衣寶瓔及白馬遣我還

啓王謝妃必至成佛乃還相見勿令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四八張 趙
悲憂於是瞿夷聞車匿言益用悲
哀抱白馬頭以哀歎曰太子乘汝何
以獨來顏貌殊妙如月盛滿相好莊
嚴便復別去遠近嗟歎莫不悲憐云
何獨去誰復將行車匿無狀把我兩
目於時車匿見王瞿夷所說辛苦益
悲流淚述前苦諫太子所為皆應道
法今勿復悲

諫子部第六

如佛本行經云淨飯王使二人向山
諫太子迴而說偈言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展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爾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深信因果
自然文繁不可廣說又普曜經云父
王聞太子出家悲泣垂淚而問之曰
何所志願何時能還與吾要誓吾以
年朽家國無嗣太子以時而答偈言

欲得四願不復出家
一不老二至竟無病三不死四不別
神仙五通雖往一劫不離於死王聞
重悲斷四願者古今無獲誰能除此

美侍部第七 [illegible]

佛本行經云尒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汝等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别一人出家若共釋種兄弟五人令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故

佛髮部第八

如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皆兩向靡右旋而生令齊今明四觚分明一一毛孔旋生五色光八前十四色光中昔我在宮乳母為我沐頭時大愛道來至我所悉達生時多諸奇特人若問我汝子之髮為長幾許我云何荅今當量髮知其尺度即勑我申髮母以尺量長一丈三尺五寸放已右旋成螺文欲納妃時復更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我出家時天神捧去亦長一丈三尺五寸今者父王看如來髮即以手申從尼拘樓陁精舍至父王宮如紺琉璃繞城

第[illegible] 華文 道

七匝於佛鬚中大衆皆見若干色光
不可具說鍐鬚捲光右旋宛轉還住
佛頂即成螺文又僧祇律云佛在時
每四月一剃鬚偸薩婆多論雖四月
一剃如凡人七日剃鬚狀又文殊師
利問經云凡人鬚長二指當剃或一
月日若短而剃是無學菩薩若過二
指亦是無學菩薩爪不得長得如一
橫穀何以故爲搔痒故又四分律云
佛言聽諸比丘皮衣剪爪極長如一
麥應剪鬚半月一剃極長兩指若二
月一剃（二月者白黑各有十五日當此間三十日爲二月也）
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人此鬚不可
故衣故器盛之當用新物有瞿波羅
王子從世尊乞鬚佛言應用七寶器
盛之供養又四分律云時阿難持故
器收世尊鬚佛言不應以故器盛如
來鬚應用新器新衣繒綵若鉢衣裹
盛之時有王子瞿波離將軍欲往四
方有所征代來索世尊鬚佛言聽彼
得已不知安處佛言聽安金塔中若
銀塔中若寶塔中若雜繒綵衣裹不
知云何持佛言聽象馬車乘頭上肩

[illegible]

上諸時王子持世尊爪髮去所往征伐

得勝還國為世尊起髮塔亦聽並

持世尊髮行如上安置彼不洗大小

便處持世尊塔佛言不應爾令淨潔

持彼安如來塔置不好房中已在上

好房中宿佛言不應爾應安如來塔

置上好房中已不好房宿彼安如來

塔置下房已在上房宿佛言不應爾

應安如來塔在上房已在下房中彼

共如來塔同屋宿佛言不應爾彼為

守護堅牢故而畏慎不敢共宿佛言

聽安牀上若牀上若頭邊眠為守護塔故聽

塔內宿亦為堅牢塔內藏物故聽宿

彼著革屣及捉入塔內佛言不應爾

佛言聽塔下坐食不令汙穢不淨若

有不淨眾物聚著腳邊食已持去棄

有征伐人命畢下見佛身形行慈有信人好心

造小像及形合剎及寫小字經卷並安頭髮

內未知許不答曰聖教無文佛有好心令著

經像合剎時准前往將來世尊長法用安置

作小塔子內盛彌善負經物造亦羅睺僧伽衷

內將衣座上奴狀上如前安置若安處內

惡發不可臭罪不又軍何往道大小便利

經殺平可臨聽解頭頂之如前佛塔不許便

剎鐵血安置准此

經像而同前法也

時節部第九

如十二游經增一阿含長阿含等並

云二十九出家增一阿含二十年在
外道法中今推大例如來在世七十
九年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所
可化物唯應四十五年而釋要經云
釋迦一身化眾生三十九年說經多
十九出家應以為正故未曾有經云
耶輸陀羅言如來取我未過三年既
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七納妃便滿十
九出家是正也若二十九出家三十
五成道經中合少且云三十年外道
中學便是五十方始成道故知誤矣
良由眾生根行不同見有同異

會同部第十

述曰謂世代流遠或華音備譯人不
同受言各異雖欲會譜終無定準夫
一代之書群賢相讚遂令文乖換文
魚魯易韻況國有中外書則異焉以
此律來譯得盡一文如蓋帶三面樂
臣一足之言無梵漢事有超越況邪業
易於吾法難遂言有中邊西換書之
而得希定無異說者哉

法苑珠林卷第十